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百七十  
七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六姚

虜

詩文二

宋蔡瑞明集論虜騎強弱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瀋州經二十日不  
 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  
 已以北虜之強舉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  
 郡况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賴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  
 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搖朝廷之心幸朝  
 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為國家計者當  
 知其不足懼但深察情偽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李忠定公集論制虜  
 夷狄之為中國患也惟北虜為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恃氣負力逆水草  
 便騎射習攻戰疆引難屈真中國之堅敵非三陸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  
 措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  
 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  
 遼東阻山整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固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強勁陳勝起於編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  
 兵復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  
 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以建和親之議妻  
 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為邊患不為衰止至孝惠高  
 后時益驕倨肆為慢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  
 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村力  
 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仲亞夫之  
 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嘆息思古名臣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  
 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  
 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據高祖之宿憤  
 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追奔  
 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責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  
 馬物故太平亦略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  
 之地海內少安此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黠詭之運  
 五單于爭國飢饉荐臻畜產殆盡於是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稽  
 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

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事之則非  
 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為然方五  
 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  
 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特強威可勝言哉周世宗吞威武躬率六師以征  
 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借亂以次削平得良將  
 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  
 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巨弩潛發威其渠帥  
 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時以號將助幸遂其歸路則死馬隻輪  
 無返者幸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遺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  
 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還師出塞載德擊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  
 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為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僕從  
 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  
 餘年豈遠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  
 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為然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  
 係單于當時以為跡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  
 其約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二

有關於後世然以今觀之則詎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  
 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為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平  
 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為彼援東有高麗以為我援因時制宜一舉破之復  
 中國之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昔  
 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使者還報以為可擊高祖聽  
 之故有平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其  
 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平之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  
 女真常為之梗尋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其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為患  
 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  
 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為不足一日  
 壞之為有餘動而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羣結  
 而北倭之不復安舉未必勝雖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  
 衛霍而焚龍庭顯宗以賓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擒頡利今我委屬  
 得人風掃電擊何遽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縱一舉之未得志何後  
 患之有則特應之曰龍庭之焚燕然之勒頡利之擒適會其時之可為而  
 將帥之有人也子視今日將帥為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

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銳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糧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復師蹶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者鬪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為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飛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濼耳自維霸以連歲句平原易野復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而不為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袁起巖東塘集論辟虜當分其勢臣聞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有愛天下之誠而又有制天下之法夫如是以上下相安彼已相信而無疑忌傷裂之意然而昔之為君以能容之量能愛之誠盡心竭力以和其民雖有天下之大惡大奸莫不綏而懷之無纖毫之負以招怨於天下而人乃至於桀暴貪得以淺其慢侮之毒使君之量有所不能容而誠有所不能愛此豈終不可治哉蓋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而量之與誠有不能以獨立也夫法者將使天下有畏心畏心存則量之與誠在聖人為可全今若法不足以輔之則大惡

大奸將縱橫蹇驚而不及當是時量之所容而誠之所愛者有不及用而吾所未嘗疑者迨至於亂天下夫昔者聖人之待夷狄蓋不過此凡亂華猾夏之俗莫不攘斥擯逐而賓之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隸於朝者皆得出入以觀禮惟夫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不與備物威禮之觀夫周公當朝覲之時而夷狄之人亦得出處於上國者蓋所以示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而其立之四門不得列於百執事者又所以見聖人有制天下之法此成周之世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而東王者未必不由於此而後世之君其初皆有意於容而愛之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是以必至於變亂而後已不知夫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蝻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而漢之孝宣迺因呼韓邪之降使之依阻塞下世祖因匈奴日遠之至復建南廷以安納之至于魏武亦徙武都之民以實關輔皆使之周旋於中國而出入於內地迄于晉室之興則中原半為夷居夫一旦五胡之亂東劉西據幾二百年此其為患實非於孝宣漸於世祖而成於魏武是豈容而愛之者為不然哉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故一變而不可救藥然而古之夷狄又非今日之所可況蓋世愈久而詐愈深使孝宣以待呼韓邪者而施之今固有不得

更三姓而後發當有朝順而夕叛者則亦甚可畏也國家自辛巳之冬興師以誅虜迄今則已四載其間狄人之來降者時時有之雖其誠偽之未必然遲速之不可信要以愛我之道來者固不宜絕而使之去夫既有以受之必有以制之庶足為悠久之計而今之將帥類悅於一時之嚮服而不思所以警備者臣恐養虎遺患而非朝廷異日之福也蓋嘗觀之北曹本無嚮我之心徒以力屈勢窮迫於生死之故故不得已而請命況其素主歸我者未必不出於逆伺中國又豈馬援之吉光武者哉近者道路之人皆謂降虜為今日大患者有二當多費之時而有無窮之用於多故之日而為養敵之舉今江之南北淮之東西皆此輩安養之地多者百餘而少者數十一家之食月糧數斛則家以千數者則月有千斛矣夫外餽三軍之糧而內給降虜之粟雖以九年之儲恐必有傾圮倒席之患而況未必若此也不知執事者其何以充之兩淮之與虜鄙不啻左右手之應問謀之往來足以得故主之號令而耳目之所熟又足以潛伺中國之所為遲之歲月必將反其鋒以向彼有未可以卒制者陛下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不以華戎為彼己之間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講臣愚以為宜折黨以破虜姦分戎以寬吾用命有司藉為定數於閩廣之路視郡

邑之大小而離居之彼必不肯於數千里之外以自取夷滅之禍則庶乎虜姦之可破有某人之家則某郡邑時以給之官與之直使得自謀其利聞時既久郡邑可以勿給則庶乎吾用之少寬是二者皆所以為制之法陛下苟忽而不圖將以為利適以為害後雖勢壓而力服之亦已憊矣今庸人之論必曰是無益也不若以其賤者而使之耕以其上者而界之祿而臣竊謂耕而不堪其勞是趣其變既變而又殺之則將為武安君之坑趙祿之而沒不已是與之權權則可以有為則將為慕容垂之歸秦矣惟夫當長江大河峙結盤屈之時有以殺其流而導其勢者是臣之所以策也李壁為湖廣尚書省劄子為已降代虜詔差官奏告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蠢茲逆虜是謂世讎差遣師徒往中平伐之義敬撫恤欵仰新孚佑之仁庶底成功實憑靈既唐李頻聞北虜入靈州 河冰一夜合虜騎入一作滿靈州歲歲徵兵去難防塞草秋 見說靈州戰沙中血未乾將軍日告急走馬向長安許鄆州詩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闕 堯暮承秋極斷蓬飄飄一劍黑山空匈奴北走荒秦堂貴主西還盛漢宮定是朝護傾種落必知遺寇畏號雄恩沾殘類從歸去莫使華人雜犬戎韓偓詩代小王家為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相國 勅天金鼓逼一作

#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七

登神州惜別無心學墜樓不得迴眸辭傳粉一作謝序便須含淚對殘秋  
折欵伴妻埋青塚半鏡隨郎葬社鄰唯有此一作也宵魂夢裏愁相覓  
鳳池頭宋劉學易先生集唐中作十八首自昔和戎便于今出使光胡星  
宵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途迤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  
文物燕人士水冠漢典儀舉知增絮好深歎血毛非形勢今猶古規模  
及變夷誰言無上策會是有天時虎北西南迎居然帶礪全百尋天上  
樹千里掌中川沙幕互逃漢山戎莫病然即今既脫地澤占兩河田禮  
為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玉門習俗便乘馬生男薄負  
鋤傳聞斷腕地莫歲作棲居但逐銀牌使何堪記驛程路迷如欲盡山  
轉忽通行列仗新羅騎先驅渤海兵鑿空誰計此曾未及長纜甘作河  
南大休為燕地人舉能羞石晉誰復怨羸秦地扼遼東海星占析木津悲  
傷此邦蕞會遺一朝折寒日川原暗顛風草木昏祝襟愁肘見語客畏  
聲吞曠蕩疑人少蒼皇覺馬奔勿驚銷髀肉長遺節旄存神水堅冰合  
沙場寸草無長疑波是無誤意唾成珠畫出驚貂鼠宵鳴厭訓孤悲歌人  
不應自覺寸心孤北嶺能捫斗南崗欲摘星舊聞空耳滿異域得身輕  
好茶果姚冢仍列車騎銘莫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鼓角霜初曉蕭蕭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七

五

日欲醺莫鳥天外意只作夢中聞問道無人迹嘶風有馬群山高飛鳥急  
決背入層雲一作重山去頻看破曉飛長悲青塚恣莫忘白登圍禮覺  
周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人物分多種邊流不見  
經已無燕代色但有犬羊腥海馬生難馭山苗煮始青奔詔方九奏異類  
合來庭喜關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為謀不能著嗜味獨使鹽已恠今生  
到寧能一夕淹長安速如日北斗望為南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掖門從  
容魚藻宴供奉相梁尊獸服貂裘敬慈看桂酒温誰知廣文汶水面蒲為  
蕩直酒宵廬曉僧山合管絃應綠地福小難違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  
暗漣酪醴君看東嚮坐責重盡童顛王春今日是虜曆自相忘獸食乾  
羊味如聞生菜香隴梅潭破臘燕屬王隨陽時節催歸興憑凌天際翔唐  
立春差一日日覺筋骸耗中宵慘未寧默看山澤澤快見柏青青記里無  
官堪更本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聞有官軍士生存仍官胡  
羞言隴西李思對杜陵蘇惟誓心何似環刀意豈無陳湯那復得衛律不  
勝誅黃裳演山集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額頑虜勞戎索神機屈春護鷹  
鷗臨遠帳狐兔落清都勇逐龍船長驚隨虎士趨瞻天蒙覆有塗地脫頂  
史即看宣登阪何煩為泣辜但聞多屬國五鳳似元符彭汝礪鄆陽集使

虜有懷 長平日戲老萊衣 不忍此身終日違 今日馬頭燕北去 不堪頻  
 望白雲飛 白雲汝飛去何許 悠悠共到江南路 朔風吹淚洒大河 直與波  
 湖競東注 蘇魏公集虜中紀事 房中歌 食風物皆異 中華行人頗以為苦  
 紀事書王同事問化美狄華風事 事違矯情 隨物動非宜 腥膻有勝嘗皆  
 遍 繁促聲音聽自悲 沙眯目看未似碧 火薰衣染素成緇 迷之南食猶成  
 詠 若到窮荒更貴辭 胡銓渡庵集 送王嘉叟侍郎使虜 仍用其韻 蘇張  
 姓宇炳如丹 徧歷遐荒 覺世寬龍勒 殊勲標絕域 麟宮奇節障狂瀾 二千  
 里外河源遠 十九年間海上寒 二子精忠君勉繼 歸來錦領萬人看 王十  
 朋梅溪集 聞小使胡昉抗虜不屈上甚嘉之 有旨命右授撫師 仍有和不  
 可成之語 皆出虜斷宗社之福也 昌齡有詩次韻 用儒端可復 侵疆活  
 國何勞別 取方文帝要須親 御馬子卿寧 忠遠看羊撫師 暫屈黃扉老論  
 將寧皆白首 即行見車書 混天下 豈容南北分 三先陸游 渭南集 聞虜政  
 衰亂 掃蕩有期 喜成口號二首 正朔今年被百蠻 遙知喜色動天顏 風  
 雷傳號臨春水 春水春房都名貌 虎移軍過玉關 博士已成封禪策 單于將  
 就會朝班 孤臣老抱周南恨 壯觀空存夢想間 遠虜遊魂豈足憂 漢家  
 方運隆 中壽天開地闢 逢千載 雷動風行 遍九州 刁斗今嚴青海夜 旌旗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色照鐵關秋 功名自是英豪事 不用君王萬戶侯 聞虜亂次前輩韻  
 中原昔喪亂 豺虎厥人肉 華金輸虜庭 耳目久習熟 不知貪殘性 搏噬何  
 日足 至今磊落人 淚盡以血續 後生志操薄 誰辨新亭哭 藝祖有聖謨 嗚  
 呼寧忍讀 吾祖昔書人 宋一統四字 賜大臣 今歲松關前年從軍南山南  
 夜出馳獵 常半酣 玄熊蒼兕積如阜 赤手曳虎毛 毳毳有時登 高望鄆社  
 悲歌仰天淚 如雨頭顱自揣已可知 一死猶思報明主 近聞索虜自相殘  
 秋風撫劔淚 沈瀾洛陽八陵那忍說 玉座塵昏松栢寒 儒冠忍忽垂五十  
 急裝何由穿 袴褶羞為老驥伏 櫪悲寧作枯魚過 河泣古桑麻 林魚詩云  
 枯魚過河泣 何時復還人 作書與胡昉相教 謹出入 運數群胡盡煙塵  
 北道昏百年 身易老 萬里志空存 楊柳搖馳道 櫻桃奉寢園 南公忠義遠  
 此恨與誰論 范石湖大全集 送洪內翰使虜二首 郊廟熙成 帝幸漢軍  
 如稽夏亦惟新 邊烽已却來 南虜使節猶煩第一人 遙想穹廬占漢月 便  
 呼重譯布唐春 單于若問公家世 說與麒麟畫老臣 我冠方侍玉與香  
 公此傳祀 郊社 執紼 備領 雙節 輒然 照大荒 正倚先生令 趙重寧 容驛  
 子婉胡強 天教忠信行 區脫人許功名上 大索試卜和羹 和未晚 歸來烟  
 雨正梅黃 送洪景廬內翰使虜二首 全章玉色照離亭 戰伐和親決

此行固有威靈節重家傳忠義一身輕平生海內文場伯今日胃中武  
庫兵萬里住來公有相淮清陰德貫神明近日兩淮戰地掩路公之靖也  
檄到中原殺氣銷穹廡那敢說天驕今年蕃始來和漢即日燕當遠徙連  
北上未乾遺老淚西陵應望孝孫朝者鞭往矣功名會麟閣丹青上九霄  
送汪仲嘉侍郎使虜分韻得待字 聖人生明堂洪覆等穹蓋歲盼兩  
玉節前後歌出塞公才有廊廟安用試專對要煩第一人鎮撫大荒外  
寒欺別酒微月見征旆遙知燕山雪飄灑漢冠佩玉色照穹廡驕子亦心  
醉要領一笑得歸來安鼎鼎是時春正佳湖上花如海清遊不可遲日日  
艤船待揚誠齊集送朝士使虜 又見皇華賦北征謫仙俊氣似秋鷹詩  
成紫塞三更月馬渡黃河十丈水趙北燕南有人否禽胡歸漢竟誰曾天  
家社稷英靈在佳氣時時起五陵 出北關門送李舍人使虜 同寮緩  
轡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渡霜外汀洲蘆葉晚雪餘團團竹梢斜只驚騷  
起猶殘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驚行徒索米故山今日政梅花 送章  
茂少卿使虜 雪後聞君策馬歸長纓自請繫梓華光華初佩伊吾北彈  
壓風濤瀚海西漢苑秦關愁外眼邊花塞月醉中題歸來聽屐星衣上誰  
道淮陰假鎮齊併尚書 送王成之中書舍人使虜 帝遣唐朝第一人

玉門關外賜金銀使星芒動梅花早漢月光垂塞草春故國山河迎詔旨  
中原父老識詞臣十分宣慰華成了歸為君王轉大鈞洪造盤洲集詠胡  
虜 胡虜猖狂甚妖星近日畿俄開佛狸死不得帝紀歸虎旅空增寇狼  
狐為解圍人人說恢復進退在投機江湖集鄭仁叔送中書王舍人使北  
虜 細馬縷金鞍文星使可汗匣中天詔重帳外節毛寒烽火燕城急塵  
沙朔野寬安邊存大體何必斬樓蘭陳必復詩開虜退後作 小臣憂國  
志所願見時平刁斗春防塞囊書夜入京邊風吹冷骨淮月浸重城失喜  
天驕死傳聞已息兵 詠狂虜 狂虜何時靜干戈卒未休乾坤猶半拆  
汴泗自東流腥日龍馳野悲風鴻鴈秋諸賢江左計長為晉人羞許綸涉  
齋集虜宮闕 不翦茅茨聖不憂虜巢宮殿切雲愁小雅似道朝廷小復  
作阿房意未休 虜行移以肝胎為肝胎 華風難染不知我將底論思  
獻納束杖杜昔曾聞杖社肘胎今却是肝胎 喜德文從人使虜來歸  
詩翁萬里恰歸來滌面那無一點埃生馬閑騎便武事故京熟覽勅詩才  
別來我已成炊夢此去君應悟切灰見說胡危猶假息可無尊酒沃崔嵬  
龐謙孺白蘋集聞虜人敗于柘車作口號十首 正陽門下草還生宮殿  
無人也自春上皇昔日登臨地慈殺當時老大臣 錢鵝乘時轉海津



車門閃白如銀只今邊郡若投拜准北淮南正後人 文武宣和歲兩班  
當時都道取燕山三京隨手殘燒盡今日誰迎二聖還 粘罕中間陷兩  
京當時兀術尚無名如今索闕無時了不使山川見太平 胡馬縱橫塵  
上流朝廷歲歲講防秋相公必欲安淮甸早發官兵據壽州 京口人未  
說禁江似聞胡騎再跳梁夜來急遞傳新報見說官軍戰順昌 間道諸  
軍遣背寇柘臯合戰打頭回不煩宣撫親提劔鐵塔前鋒一布權 戰伐  
無多生女真人傳強半是蒼軍可憐盡死天兵手但恐官家不得聞 一  
自官軍報捷頻番人無數願歸明渠魁未必能方畧所恃多多以力爭  
今年太歲火逢辛火德炎炎照紫宸眼着點虜邊天破未必朝廷用一人  
聞虜酋被戕淮南浙平喜而作詩 聖主久臨御戢戈息土靈狂胡犯  
天紀躍馬捨虜庭四海漲烽煙白晝亦晦冥不惟師無名豈有問可乘夫  
將夫經畧淮端氣如蒸虜騎犯和州米石勢不勝登壇刑白馬意氣甚憑  
陵朝廷頗憂虞衆心若搖旌誰知肘腋禍自彼蕭牆與皇天相我多一夫  
遂有能熬熬賣釵釧果見酒債騰坐收不戰功宵旰今已寧宸章繫星斗  
蜂日見丹青行行若死然此亦不足稱誰云慕無傷以茲庶可懲韓沈澗  
泉集初八日傳聞光州虜退又云東海之捷 疆場未云靜宋國疑搖極

深乎帷帳壽公卿日以朝虜勢固不壯虜騎固為駭強弱士氣少戰守民  
力凋荒山澗壑冷歲暮風蕭蕭百草皆爛死撲面黃葉飄黃鶴互鳴嘯孤  
豺紛躑跳秃鬚祗枯藜竝立天益寒恭惟我壽皇恢復志有條吐哉開禧  
臣妄動尤虛器女真亦分裂幽燕亂無聊賢愚世運厄隆替華夏焦恙戎  
漢威靈河隍唐傳昭民老曾何知但願歸富饒中外持論平致君舜與堯  
陳簡齋集閩王道濟陷虜 海內堂堂友如今在賊圍虛傳表盡脫漢孝  
景時吳楚反使使使兵吳王使將不肯殺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益軍中會士卒解走出過梁時因得脫不見華元歸左傳集二年，師伐宋  
宋華元禦之敗績因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駒以贖華元于鄭平  
入華元逃許浮世身難料本本衙郡守運詩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危  
途計易非危途見十八本進末辰詩雲孤馬息嶺老淚不勝揮蘇式到從  
弟詩波下不可揮无名賢詩建康方侯氏慈柔遭虜題壽沙館壁虜主見  
詩召其夫而放還于家 夫官湖右吳江東三載鴛鴦獨守空蒼華有心  
終向日柳花無力且隨風兩行粉淚孤燈下萬里家山一夢中鴻到衡陽  
身即返有書難倩子卿鴻 國朝劉習之詞有新近聞北虜衰亂諸公  
未有物上脩飭內治以待外攘者書生感憤不能已用草掾軒金縷詞韻

其帶女子連裳具於中國 北白溝館南距雄州三十八里而拒馬河負北塘廣三四里陂澤輝屬畧如三關近歲狄人稍為緣堤蓄水以做塞南新城涿州之屬邑南距白溝六十里中道有頓皆北行道西循廢溝北屬涿州隋煬帝伐高麗治軍涿郡穿渠水運以餉軍疑此故渠也 涿州南距新城六十里州據涿水州北二里餘渡涿又二里復渡涿涿之廣渡三百步其溢為城下之塚廣繞百步而已又北數里渡洛水道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三十里至良鄉皆東行少北 良鄉幽州之屬邑西南距涿州六十里自邑東北三十里至中頓濟東乾水水廣數百步然人謂之盧駒河絕水而東小北三十里至幽州 幽州西南距良鄉六十里館曰水平州西距山數十里自頓以南皆平陸廣饒桑殺沃茂而幽為大府襟帶八州提控中會家將所保也自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望京館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踰孫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乃折而南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 順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其地平斥土厚宜稼城北倚涸水為險水之業數百步地廣多粟可以積卒以扼北山之衝北

永樂彙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十

雷洞道而幽州壓其後背勢面奇此謀將之地也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城十里濟白水又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行三十餘里至檀州皆車騎之道平無險阻 檀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區館曰密雲城據北山之東南北距皆數里惟衝道北皆 北之險而順州策其後管鑰所寄驚將之地也自州東北行隘中二十里餘至中頓又二十里餘至金溝館金溝館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乍原乍隄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樂水通三十餘里鈞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古北之險雖可守而南有潮里平積百餘可以方車連騎然金鈞之南至于古北皆行峽中而潮里之水出其間踰古北而南距中頓皆奇地可以匿森藉勢而南有密雲極其會衝此古北之所以為固也 古北館南距金溝七十里小來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巔乃循潮里東北行山間數涉潮里通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回東北又二十里登思鄉嶺踰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自古北至新館山川之氣險麗雄峭路由峽間說屈降陞而潮里之水貫馮清洲虜境之勝殆鍾于此 新館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復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其東踰小嶺有歧路小近而隘不能容車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鈞折而南數

里至卧如館 卧如館西南距新館四十里館宅川間中有大水曰香水乃故雷之區也絕霄有佛寺鑿崖石以為像佛此其所以名館也自館而行八九里踰雷水入山間東北踰小嶺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濟藥水東出度模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 柳河館西距卧如館七十里自館循山行十里下俯大川曰柳河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踰度雲嶺三十里至打連嶺有徑路行於嶺坳蒼翠之間校之驛道近差十里餘 打連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小北自館西南行十里餘至中頓頓之西南有大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築館其上傍有茂木下湍水對峙大山大山之西有斷崖上聳數百尺棧惟如屏而鳴泉救其下使人過此必置酒其上遂以為常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 牛山館東北距打連館五十里館之西南數有大山曰牛山自館踰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後西南數里濟車河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嶺東有夷路回屈數里車之所由也踰嶺三所至鹿峽館 鹿峽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瘁嶺又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踰小山後三十里至路口村有岐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由岐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秋

人常由之道今驛回屈幾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又以示疆域之險遠過路口村東北行十里至鐵漿館 鐵漿館西北距鹿峽三十里自館東北行二十餘里踰瘁嶺乃東數中頓過頓東行山間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小北五里至富谷館 富谷館西南距鐵漿館六十里自館東北行四十里至中頓過頓稍東出又三十里至長興館皆行山間 長興館西距富谷館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遠迤正東至中京 中京西距長興館二十里少南城周十餘里有屋閭宮室其民皆燕美渤海之人由其東南曰中和門循城以北至城之隅乃稍東北行其東一路歧出踰隴走鞏浚又三十里餘至中頓又十里餘路曲走西北踰十里濟三肅河至臨都館皆平川經小坂自路曲東出七八里望之可見曰恩州 臨都館南距中京七十里小西自館稍西北行路小平二十里至中頓建廬過頓乃登馬疲嶺嶺不堪峻度嶺行坂間二十里崇信館 崇信館南距臨都館四十里小東自館稍西北行踰原坂數疊北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歷行坂間十里乃平陸又十餘里過陰涼河至松山館河自西來廣度百步河之流纒二十許步至館東迎小石山乃折而北與駱馬河會 松山館東南距崇信館六十里自館稍西北行十許里乃東折濟駱馬河河廣數丈東南與

陰涼河會踰河東北二十里至中頓頓西有歧路西北走饒州慶雲嶺踰濟同子河河之廣度五步詰屈地行西南與駱馬會又三十餘里至廣馳帳皆平川帳以建爲之前設青布拂盧其地佳快期此廣馳遠帳西南距陰涼河七十里自館東北踰山數里得平川又二十餘里至中頓頓傍蒼耳河河廣三丈東流過頓陽坂衍十餘壘三十餘里至新店又行坂間三十里至廣寧館廣寧館南距廣馳帳九十里少西自館東北行五里澄州路由西門之外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廣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間有瓦覆者舊日豐州州將率其部落和扣河西內附詔置豐州以廣之自公改今名又十五里至中頓頓頓行原坂間三十里至會星館會星館南距廣寧館五十里自館北行山間登降曲折二十里至大山之顛爲中頓頓行原數間三十里至威熙帳威熙遠帳東距會星館七十里小南自館西行稍西北過大磧二十餘里至黃河迎河行數里乃乘橋濟河至中頓頓廣數百步今其流廣度數丈而已俯中頓頓有渾潭南沙泗潭北流廣四丈岸皆密石峻立如壁長數十步雖回屈數折而廣狹如一疑若人力爲之河出碛中有聲如雷析溝以橋狄人言此大河之別派以臣度之大不然大河距此已數千里千里之水不應如是之微凡

兩暴至輒漲溢不終日而復涸此其源不遠勢可見也以臣考之乃古所謂潢水也虜人不知謬爲大河耳過中頓頓循河東南行又二十餘里乃北行稍稍西北十許里復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館皆行磧其曲折如此者越河橋與避大山之阻也保和館西南距威熙館九十里自館北行數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數里濟黑水水廣百餘步絕水有百餘家墜瓦屋相半築垣周之曰黑河州過州西北行十餘里復東北行出大山之東又三十餘里至中頓頓西數里大山之顛有廢壘曰燕王城踰頓西北三十里餘至牛山帳皆平川牛山遠帳南距保和館九十里自帳西行稍稍西北南三十里乃復北至中頓頓頓北二十餘里稍西北又十里餘踰山復東北行十里餘回走東南一里至鍋窰帳鍋窰遠帳南距牛山帳八十里少來自帳稍西北行平川間二十餘里涉沙陀乃行磧間十餘里至中頓頓西北二十里復踰沙陀十餘壘乃轉趨東北道西一里許慶州塔廟屋廡畧似燕中過慶州東北十里經黑水鎮濟黑河至大河帳帳之東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水走西南百餘里復東出保和帳之北大山之間大和種帳東南距鍋窰帳七十里自帳復度黑水乃東北出兩山之間平川四十里至中頓頓又東北五六里乃折西北踰寶都嶺嶺間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七

行十餘里後北行原阜間又十餘里牛心山帳 牛心山帳西南距里  
河帳八十里自帳東北踰山乃東行二十餘里又北十里至中頓過頓北  
行稍東三十里至新添帳帳之東南有上山庫池盤折木植甚茂所謂水  
安山也 新添帳西南距牛心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  
頓過頓北十里餘度龐後西北數里至頓程帳 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  
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有屋單于之朝寢后蕭之朝凡三其  
餘皆遺墟不遺數十志東向庭以松幹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幹之間曰  
開門其東相向六七帳曰中書樞密院客省又東禮廡一旁駐種車六前  
植露曰太廟皆草莽之中東數里有綠湖湖東原隰十餘里其西與北皆  
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積兒過積兒北十餘里曰市場小民之為市  
者以車從  
之於山間

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漢高帝紀母得鹵棟汲黯傳鹵獲因與之鹵虜通用又  
醃液亦作滷又與槽同漢書血汎滷滷又鹵莽輕脫苟且也許慎說文鹵  
西方鹹地也从酉省象鹽形安定有鹵河東方謂之庫西方謂之鹵凡鹵  
之屬皆以鹵徐錯通釋按史記曰大抵東方食鹽西方食鹽鹵春秋左傳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七

十三

晉有大鹵之地安定在晉也爾雅注齊有海濱廣斥也又河東解縣鹽池  
有印鹽方如印齒文也勒古反爾雅杜土園郭璞注杜所也以菘而香人  
又地不生物曰鹵鹵也如燻火皮也揚雄方言鹵奪也顧野玉玉篇力  
古切鹹也車駕出有鹵薄張參五經文字力土反下度集韻或从水从土  
亦作滷張有復古編別作滷滷豈非妻機廣干祿字掠鹵與虜同載侗六  
書故鹹澤也按潤下作鹹東南多鹹地不當从酉內象鹽外象咸鹵器與  
向同古用為盾楛之鹵楊桓六書統來母鹵形鹵郎古切鹹地產鹽者  
也取鹽之法有二其一治道水鹹地為田區畦吟以待水漫浸其上水退  
而日乾其上面即有鹽生如米粟堆布之狀即掃而淋煎之其鹽自成其  
二鹽沱之鹽水淡則無鹽久旱則沱水自結成鹽塊此二文上象其鹽地  
下象其鹽沱水出之狀竝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天生曰鹵人生  
曰鹽倪鐘六書類釋象形舊說从酉省非周伯琦說文字原龍五切李鑿  
存古正字加水非趙謙聲音文字通來  
古切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來連鹵

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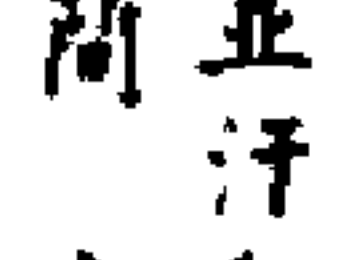
並音  
姜鼎



並音公鼎見楊  
鉤鐘鼎集韻



並汗  
簡



文王  
鼎



周公鼎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  
宋韻  
並六  
隸  
書  
鹵  
六書  
統

草  
書  
鹵  
張錦  
與  
鮮于樞並見  
華書集韻

**剛鹵** 易說卦為剛  
鹵注鹹上也  
**馮鹵** 史記貨殖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馮鹵  
注鹹地也人民寡漢雋溝漁志終古馮

鹵字主稻梁師古曰馮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唐柳宗元集晉  
問 填溢繁饑腥膏馮鹵間膾炙之美則掩鼻感頰甚矣土  
河渠書注填關之水溉澤鹵之地西漢書主父偃奏皇帝使蒙恬將兵而

攻胡郅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注師古曰地之澤而鹹也  
**鹽鹵** 抱朴子內篇 鹽鹵沾於飢隨則臍脂為之不爛雜說鹽鹵以  
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則味差薄

若蓮沉於底則煎鹽不成  
**斤鹵** 有官龜鑑通泰海州皆濱海舊  
日潮水至城下土田斤鹵不可

稼穡能改齋浸錄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  
杜田補遺曰許慎說大云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  
**沙鹵**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十四

額府群玉沙鹵  
謂硃鹵之地  
**淳鹵**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  
賦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

淳鹵注津鹵浦薄之  
地未其輕其賦稅  
**財鹵** 西漢書晁錯傳攻城  
屠邑則得其財鹵  
**流血漂鹵**

漢雋過秦論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  
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  
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

**大鹵** 地名晏元獻公類要晉荀吳敗狄于大  
鹵即太原之地杜預釋例大鹵苦地闕

**土鹵** 一名土鹵詳見前字  
木名離騷草木疏杜

**鹵縣**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鹵縣屬安定郡  
注灌水出西師古曰灌音其于反

**油** 洪武正韻郎古切又音斤爾雅油於鹹苦也郭璞注油苦地也可於慎者  
赤字音即大鹹顧野王玉篇音魯鹹也更沙也陸法言廣韻鹹油司馬光

類篇龍五切說文西方鹹地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庫西方謂之鹵或从水从土亦作潯又昌石切苦地又亭屋切鹵西方鹹地也鹵或从土鄭樵六書畧今以為聲形兼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鹹水也字漆博義確重同上

真書 鹵 草書 鹵 鮮于樞見

### 槽

洪武正韻郎古切大盾亦作鹵又城上望樓曰槽許慎說文櫓从木魯聲櫓或从鹵徐錯通釋按許慎所言槽即盾也古說尚書武成篇亦曰血流漂槽也又城上白露屋亦名為槽一曰戰殿高巢亦為槽也勒古反劉熙釋名槽露也露上無屋後也又在旁曰槽槽脊也用替力然後舟行也顧野王玉篇刀親切城樓也櫓力古切彭排也又同上陸法言廣韻城上守禦望樓郭忠恕佩觿集櫓櫓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司馬光類篇櫓櫓籠五切或从鹵从虜張有復古編一曰所以進船也或作櫓別作櫓非載侗六書故古單作鹵別作櫓櫓按今人又以為進船之櫓郭守正紫雲韻記禮義以為干櫓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名楊桓六書統來母櫓統來母櫓統來母櫓會舉要半微商音後公孫瓚傳櫓櫓于里亦作櫓通作鹵史記始皇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十五

紀血流漂鹵又漢鹵簿謂以大盾領一部來也注見甚韻簿字趙諫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似梁而長今文書誤用杆武成血流漂杆合正韻會定正字切來古 篆上 櫓 集韻並杜从古 櫓 徐鉉 來零連櫓 書 櫓 集韻古文韻海 櫓 篆韻

草書 櫓 張錕 鮮于樞並見

### 總敘

能改喬漫錄櫓或作櫓干櫓字後古編以櫓字或作櫓實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具將校部曲文引伏屍于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櫓在外刀櫓在內以此知鹵乃干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卿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來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為籍記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邵亦有漢官鹵簿圖常昭曰櫓大櫓蘇鴉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土槽

漢書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槽槽上作楛棹楛棹頭兜零  
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櫓

唐書馬燧傳設一門為櫓  
謀櫓注櫓城上守禦樓櫓徐無鬼曰偃兵造兵之始也變因

外戰必成鶴列于麗燕之間郭象注麗燕戰樓之名即敵樓也  
國時始有之云孫子謀攻篇子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積糧具器械  
三月而後成距聞又三月而後已西漢博聞公孫瓚傳造戰車可駕數千  
上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注云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樓櫓  
千里注云櫓即櫓字續後漢書列傳朱然字義封治婢子也本姓施氏初  
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菴菜乞以為子後為臨川郡太守呂蒙卒權假然  
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高張鄧等攻江陵曹丕自住宛為其勢後連屯  
圍城鄧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  
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不動方厲  
吏士伺間攻破兩屯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六月壬子詔河北修城  
池樓櫓仍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皆北盟錄靖  
康中姚友伸先於樓櫓上受敵處厚縛虛棚上作羅字網并下擺據布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十六

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柳木籠藤格迥雖慢然亦可以遮砲  
石也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春正月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宋文彥  
博集論修樓櫓河北平壤其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遺使行邊  
所以督責於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馬夫豈以有事整完無事則廢弛哉  
比者命安撫使以脩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壞褊狹將易而新之使士  
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誠善矣苟慮事計材趣期會於歲月之頃無不完  
者此固足以代守國之險而嚴禦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今依倣制度造  
作熟材堆積蓋藏於官舍之中以俟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  
京樓櫓之當修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若欲榮修於數月之間雖盡鳩  
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馬就必在次第而脩作之其材之中尚有可用者  
亦兼取焉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虛閣之  
處敵來而後立患至而後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換樓櫓見在區數內  
有庖下不及制度并歇側朽弊者計其數且修其半仍間隔一禮義  
座拆一座所費城上不至斗然空缺年歲之間使得周造完備

為干櫓

禮記儒行 禮義以為干櫓以干櫓小楫大楫禮者敬人  
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猶干櫓可以捍患也宋曹叅約昌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七

谷集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儒者以忠信為甲 仁義為干櫓

宵禮義為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 泰山為櫓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道刺客賊慧龍首慧龍曰死生有命 宋書陳唐御傳

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櫓又何憂乎刺客 在事度太子誅江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江河 牛車為櫓

為陵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 尤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也

連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牛車以

當衝突為櫓猶言安櫓 發石擊櫓 東漢書袁紹傳紹與曹操戰

也置櫓車上禦天也 陽武紹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水少

地東西數十里為七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上山射營

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蓋北土山猶在堂之末紹營

遺基並在為皆蒙櫓而行櫓今之牙櫓也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

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 白衣搖櫓 續後漢書呂蒙傳蒙上

烈呼為霹靂即今之拋車也 兵必恐蒙圍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東還建鄴以治疾為名羽聞之

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虞則南郡可下而羽可

禽也遂稱疾為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

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

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也 嘲姬搖櫓 太平廣記晉劉

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之遂到南郡 側與人爭船一老嫗搖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杆因

甚傍河搖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其傍河爭船 具數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十七

百櫓 南史梁呂僧珍見帝多伐林竹私具櫓數百張 連檣挾

櫓 唐書韋堅為水陸運使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玄宗臨觀望豫

取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萬工稅師皆大笠侈袖為其楚服其

上陳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絳紗南海珠琲豫章兗斂器船尾相銜

數十里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次樓下墜跪上輕貨帝大悅 截

篙挾櫓 江少虞類苑胡大監旦知明州道經維揚時同 嘔啞

年董儼知州事遇之甚厚載篙挾櫓以留之

櫓 蘇東坡詩願復此  
微吟聊和嘒嘒櫓

倭櫓 蘇名元一統志市  
船物貨寧波府產

詩 唐崔塗詩櫓聲 煙外晚聲遠天涯幽夢迴爭知江上客不是故鄉  
未唐王周詩櫓 用之大曰櫓冠乎小者楫通津既能濟巨浸即橫

涉身之使者鱗芎之道者笑虎之擊者瓜魚之撥者鬣此實為相須相須  
航一葉宋梅聖俞宛陵集問櫓詩 靜夜有舟下中流聞櫓聲陽窓燈已  
暗卷幔月微明漸向寒灣遠遙應宿枕驚客心何苦急曾是不緣名清江  
三孔集詠櫓詩 以小能行大天機寄物形沿流最有助深壑屢嘗經迅  
速功無比嘒嘒韻可聽江空柁羽翼水府散雷霆駕浪來湘浦搖風過洞  
庭侵凌秋島霧破碎暮灣星馬驚鷺群起蛟龍睡一醒浩然乘此興東去  
絕滄溟李流謙澹齋集枕上聞櫓聲 勸君不消下望唐順流從此道路  
長勸君早上翟唐去遡流却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催歸苦念家人  
語更煩舟子策全功疾起鳴雞起接櫓任希夷斯庵集問櫓聲 屢督高  
師趁月明忽忽燈火過臨平兼程不敢稽王事坐聽鄰舟伊軋聲李彭日

永樂齋卷一萬八百三十七

十八

涉園集夜坐聞櫓 日斜喧急雨雨夜候出秋宴坐遊三昧因人吟四愁  
疎林月色好別渚櫓聲幽却憶秦淮上寒更渡小舟元宋本至治集櫓詩

長身日露濡嘒嘒語解語風波徒自致竟遭然臍苦 寒江健櫓圖  
行盡江南數十程煙波嘒嘒幾回聽五湖別有風帆好彈指孤舟入杳冥  
吳禮部集詠櫓 剡水誰為汝船旁兩翼斜畫波成八八出語轉嘒嘒動  
勢雖因手圓機為有才莫嫌終夜聒相送到天涯王惲秋湖集櫓 江船  
一鉅魚櫓拖乃尾橈當其淵水深棹弱不揉乏故今施航後前與棹刀合  
濟川具有五此物乃其甲一聲天際來疑乃中流發我浮大河東並岸行  
若狎終朝卧舫間蘭漿但空插緬懷剡水皇智創萬古法 國朝高季迪  
至鳴集曉出京東門聞櫓聲 城門朝閉路臨水人語煙中共魚市誰種  
飛櫓入蒼茫帶夢驚危柳邊起過處寒波動泊沙遠聞嘒嘒軋復嘒征夫  
車轉山頭阪工女機鳴竹外家我身本是江湖客偶墮黃塵曉行役此聲  
空憶昔曾聽舟

中酒醒東方白

虜 洪武正韻郎古切所以進舟似槳而長亦通作櫓丁度集韻通作櫓釋行  
均龍龜手鑑櫓俗櫓正楊桓六書統來母从獮虜聲熊忠韻會來安半微



書 篆 齒 並六 書統

嚕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親切語也司馬光類 篆 嚕 集 嚕 韻 嚕 音 姜 鼎 並 篇 籠 五 切 楊 桓 六 書 統 未 母 嚕 从 口 魯 聲 文 韻 海 嚕 六 書 統

杜嚕 翻譯名義杜嚕此云熏陸西域記 云南印度阿吒釐國出熏陸香

匍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匍同又匍也司馬光類篇籠五切匍匍伏地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楊桓六書統未母匍 篆 匍 郎古切从人南聲

簞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竹也丁度集韻竹名司馬光類篇籠 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作簞楊桓六書統未母簞 篆 簞 郎古切从竹 篆 簞 統 六 書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二十

抽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搖動郭忠恕佩觿集抽抽並未古翻上彭排下搖動 丁度集韻博雅強也司馬光類篇籠五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搖抽韓 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 篆 抽 統 六 書 書 統 未 母 抽 郎 古 切 从 手 南 聲

柎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木名可染纒郭忠恕佩觿集柎柎上未吳未古二 翻黃柎木可染中才羊翻帆柎亦未俗翻木名下來拔翻柎取也楊桓六 書 統 未 母 柎 柎 从 木 乎 篆 柎 柎 統 六 書 柎 字 溱 博 義 他 胡 切 書 柎 柎 統

擄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虜掠或从手司馬光 類篇籠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獲也服也 郎古切丁度集韻憐恤心惑或从虜司馬光類篇籠 五切楊桓六書統未母恤从心南聲憐或从虜聲

篆 恤 憐 統 六 書

虜

郎古切丁度集韻虜也司馬光類篇籠五切楊桓 六書統未母虜从虜聲字溱博義音魯髮也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七

𦉳 六書  
𦉳 統

嘯

郎古切丁度集韻嘯嘯吳俗呼猪脊轉道昭五音類聚音嘯楊桓六書統來母嘯郎古切从口虜聲

𦉳 六書  
𦉳 統

𦉳

郎古切丁度集韻𦉳也司馬光類篇𦉳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𦉳从石𦉳聲

𦉳 六書  
𦉳 統

𦉳

郎古切丁度集韻豆名司馬光類篇𦉳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𦉳郎古切鼓屬以豆釀而為汁者从豆从𦉳

𦉳 六書  
𦉳 統

𦉳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𦉳

𦉳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𦉳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

二十一

𦉳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𦉳

𦉳

郎古切轉道昭五音類聚刀渚切或飯器也

𦉳

郎古切轉道昭五音類聚音𦉳

𦉳

郎古切轉道昭五音類聚力戶切

𦉳

郎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𦉳从貝从二以爭取具也

𦉳 六書  
𦉳 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 高拱

學士 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 呂夏

書寫儒士 趙應賓

國點監生 蔣洲

歐陽卿